

是也秦失弔之而三說已為方外刺法然弟子猶不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勿拒是謂帝之懸解造物不得以係之矣蓋為新之理者火傳無窮靈養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於有盡在我不得不養假幻以修真亦相資之理特不必如張毅無足之過養耳是以卒貴乎全而歸之形得全歸則神無謬適出有人無何往而非正伏羲得之而製氣母黃帝得之而登靈天傳說得之騎箕尾而比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壽。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文林道士耕田學

人間世第一

顏子見仲尼請行曰美之曰將之衛曰美焉馬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深若燕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賢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與乎仲尼曰善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難難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齒人齒人者人必反齒之若殆為人齒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開其捷而目將焚之而

色將平之口將受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願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備其身以下俛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備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柔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達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嘗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手而人善之斲手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為徒也擊跽曲奉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

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正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郭註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舉國而輸之死地視若草芥民無依歸故顏回欲往救之仲尼言回之道不足以救彼如百醫守惠適足致疑不能一愈也有其具然後可接物苟復思以犯難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德所以流蕩知所以橫出者矜名爭善故也雖復禁跡其所矜情無非名知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與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今回之德信彼所未達雖欲繩以仁義彼將謂欲毀人以自成必反蓄之苟悅賢惡惡聞義而服便為明君君明則不無賢臣彼往亦不足奇且必有害汝唯寂然不言言則彼必乘君人之勢以角捷飾非

使汝目眩色平自較不暇乃釋已以從彼非唯不能較更成彼之惡昔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故其君擠之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仍復求名但求非其道可惜者貪欲之君雖堯禹不能化而不免攻之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邪回曰正其形虛其心言避而不二則可乎曰惡惡可衛君亢陽之性充內揚外人以事熾已凌挫以求遂其侈心將執而不化庸詎可乎回又更說三條內直者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與古為徒仲尼猶以為未可為其政與事不實也雖未弘大亦可免罪然於化則未以其挾三術以往未能無心故也

呂註年壯故輕用其國行獨故輕用民死者以國國事死也則報之宜湛厚汪濊而量平澤至於若燕也膏之甚民之所以無如也顏回欲屈已伸道夫子不許惡難多之為擾而不救也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則無適不可今回存諸已者未定何暇

至於暴人之所行德蕩知出爭之器也且德厚信正足以達人氣而使不至於鄙倍名分不爭足以達人心而使不至於忌疑而後可與有言也今回未及此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開導於暴人之前者有其美而人惡之也彼好名而已軋之以名彼好知而已出之以知使之由乎凶器是當之也觀其所出知其所反則回之往殆為當耳苟人君悅賢惡不肖則與汝同矣汝惡用求異哉汝與之言徒唯諾而無詔告彼必乘人而闕其捷辯氣色拂厲而目熒心成求解免順從之不暇是猶以水救火以火救火則順始無窮矣彼不以信厚期我而與之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昔龍逢比干脩身耐民疑於敵恩故其君擠之亦好名而已堯禹之於善國猶不能化必至於滅之是名實者聖人不能勝而況若乎端而虛非至虛也勉而一非至一也驕滿於中發見於外抑人所感求快其心小德猶不成況大德乎以之格其君不過外合內

不譬而已又何足以化彼夫以已之言而  
斬人之善不善以已賤而人貴故也自道  
觀之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何分別於  
其間與天與人與古為徒回謂以三者趨  
變庶乎其可然以此應物非得一而無心  
此所以為太多也外則寓直於古則是政  
人以法不以人而易其所知是不謀也謀  
者察規人意而得之則國矣雖亦無罪惡  
可以及化以其師心而未能無心故也  
○疑獨註年壯者其氣剛行獨者其德孤此  
所以輕用其國民死若蕉也賢者之於國  
猶醫之治病治國本治賢者無所施則去  
之亂國不治賢者負其術以就之有疾者  
多往醫門有國者多求賢士願以所聞於  
夫子之言思其法則而行之庶幾衛國有  
瘳乎仲尼以其術淺不足往化聖人抱一  
為天下式則夫雜多者宜其憂而不赦先  
存諸已則在人者不言而喻存諸已者未  
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而行其道哉夫德  
因有名而後湯知因有爭而後出二者凶

器不可以盡行於世也養氣至於充然後  
能達人之氣養心至於靜然後能達人之  
心未能如是徒以繩墨之言行法於暴人  
之前彼必惡有其美而害之矣且衛君苟  
悅賢惡不肖惡用求汝以取異於彼耶汝  
唯無言則已若其有言彼必乘君人之勢  
以角其捷辨汝必容色形見於外心亦順  
之於內順其始而後無窮也汝苟不信吾  
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昔龍逢比干備  
身以將人之民其君因以陷之此好名之  
過也卷六囊投存教有危三國相攻以求名實  
充焉猶不能化與兵伐之使國虛身戮而  
後止由是知求名實者皆不能自免也顏  
子又告以端虛勉一夫子言衛君以陽為  
充案人所感小德無成况大德乎回又陳  
三條與人與天與古為徒庶可免經世之  
患夫子復不許太多政法而不謀謀私察  
亦間謀之意雖固亦無罪言猶有內外古  
今之論所以不免世患若以命物之化者  
言之又豈有天人與古之異哉唯無心者

然後能與於此  
○詳道註至人之於天下未嘗有思而足以  
悅有思者之心未嘗有為而足以研有為  
者之慮是何邪感而後應迫而後動豈弊  
弊然以天下為事哉顏子知有思有為以  
經世而不知無思無為以應物將欲救衛  
君威虐之過拯民於無如之中仲尼所以  
譏其雜擾也至人先存諸已抱一也後存  
諸人為天下式也存諸已者未定則雜暴  
人之所行則擾夫德者名之實名勝則德  
蕩知者爭之器爭興則知出德厚信卷六內  
也未達人氣名聞不爭外也未達人心而  
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是交淺  
言深適致其惡也自悅賢惡不肖至必死  
於暴人之前言知之為患自桀殺關龍逢  
至聖人之所不能勝言名之為患也端虛  
勉一以陽為充者也以陽為充則實自有  
回也回之始也欲尚知以濟世患知其不  
可則欲攝知以歸虛一既又知其不可欲  
通虛一以歸於三術故與天為徒則推已

直前不斬人之善否與人爲徒則爲人所爲而不犯人之所疵與古爲徒則陳古刺今而不爲人所病端虛勉一固執而已不足以言德謂不化者不知通變也三術則謀察而已不足以言政所謂未及化者安能化人也

碧虛註輕用其國固不重已輕用民死又不重人死者莫知其數故以國量蕪者實虛之草術君雖有德澤如蕉之不實民無所往矣回謂賢門多疾願思所以救之道不欲雜多則惑也先存諸己立其本也其本未立安能化人喪德者名也後知者爭也人不能知者大名也不與爭者大知也不知不爭所以盡行也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是以人惡有其美若殆爲人蕪夫若乃尊賢遠佞是爲明哲安用更求異邪彼將乘勢角其捷辨則彼目覩以驚外色平以忍內口成而依違容形而失措心成則無守而順始無窮終於不逆也若殆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遠舉龍逢比干以證無道則逆順之事彰有道則逆順之理忘昔堯禹之於三國尚不能化必攻以威之而回欲空言以化術君非徒無益也端則未虛勉則不一驕盈於外人所不違性不可違其可以虛一而化諸類子又陳與天與人與古爲徒或可以免患而夫子不許以其猶師成心而未

能體冥大道故也  
趙註死者以國量乎隱積尸平澤以澤爲量也若蕉刈民如草管也顏回欲往救之夫子歎曰汝往必遭刑耳說人而憂其不合必多爲之說期人必從是爲難矣自難而至於憂自救之不暇安能救人汝曾中所守尚未定暴人之所豈可輕往夫名立則德失爭起則知生諫言行則過歸於君善歸於臣故名相軌而知起爭非所以盡行也汝雖德厚信仁而心氣未達乃揚己之直以招人之過人必疾之此之謂當人必反受其害也彼若有悅賢惡不肖之心將求汝不暇何待汝往後不言則已苟有

言焉彼將強辯以求勝當此之時汝自眩而不敢視色和而不敢抗汝之口自解不暇汝之容必且面從汝之心必且成其所欲爲如是則不惟無補抑又甚焉順適其意方得其不我窮也龍逢比干忠諫被殺是不與其名也叢技晉叔有扈用兵交爭爲堯禹所攻是不與其實也名實者聖人且不能勝汝乃欲正術君乎汝欲往必有道試以語我回告以端虛勉一夫子以爲不可術君矜矜肆欲朝夕以善言漸漬猶且不入況遽欲正之彼既執而不變汝將外與之合而內不敢議斯尤不可矣顏子又更辭以告與天與人與古爲徒夫子謂術君政法所失甚多安可以古爲比彼雖不改亦不汝罪然技止此耳胡可以及化彼之所爲與自是其心者同豈復師古哉虞齋云魯關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莊子及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者謂如人能醫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已治之國又何用我欲以所聞於夫子者

告衛君庶乎其國可安也夫子以為不可  
往自難至憂言其自苦何能救人當先存  
其在已者纔有求名之心則自然之德已  
蕩私知用而爭競起矣名知者天下之凶  
事不可以盡行故雖德厚信實未達人之  
性氣而強以仁義法度之言陳術於惡人  
之前舊將及汝矣汝既不自召而往彼以  
王公之貴將乘汝言語爭以求勝汝為其  
所困則目必眩然屈服其色以求平於彼  
口則營救解說形必擊蹠曲拳用心以成  
順之順此而往其惡無窮也昔龍逢比干  
以忠見殺好名之過也堯禹之伐三國言  
彼求名自利之人堯禹且不能堪而況汝  
欲求名諫衛君乎顏子謂吾將端虛勉一  
庶可往化夫子以為甚不可衛君陽氣充  
滿汝欲以言感之彼將案服汝心以快其  
意汝將執而不回則外以端虛求合內守  
勉而一者詎自以為可乎顏子又設三條  
庶可以說衛君夫子復不許謂汝所言政  
法太多終不安諫能此三者固亦無罪然

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蓋汝三說皆  
是師其有為之心纔容心便有迹非自然  
之道也

諸解大意詳悉茲不復贅字義或有遺  
論借附編末云按澤若蕉頗難釋或從  
澤絕句則下二字為句未圓澤字說有  
二義蕉亦解者不一音義舊註以澤為  
野蕉同蕉其論却通死者以國量猶史  
載谷量牛馬之義言其其多不可數也  
民死既衆則殺粟草木不得違其生澤  
中如見蕉刈其國政可知矣強以仁義  
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  
其美也術字諸本一同獨碧虛照江南  
古藏本作術下文又照崔氏本作惡育  
其美育貴也以貫上文術字之義於經  
旨終有未安考之史記樂書識禮樂之  
文能術又曰術者之明術通作述存古  
可也此章暴人凡三諸解例以凶暴立  
說審詳前二處宜作表暴解謂表暴人  
之所行術暴於人之前辭意頗暢上下

文亦通末句正指凶暴之人謂爾曠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